

兩朝從信錄

兩朝從信錄卷二十一

秀水 沈國元述

甲子 天啟四年

正月

王師進搗大方奏捷

巡撫王三善督同總理魯欽、總鎮馬燭、監軍道尹伸、岳見仰向日升等各領兵渡渭河賊寨潰散奢社輝安位焚大方老巢竄入火灼堡賊首袁存彥奮與逃匿繼全

獲逆首奢崇明

川師殺人龍場陣擒逆首崇明妻安氏賊黨蔡金貴李廷王承恩張向極等

以黃立極徐光啟充

實錄副總裁

徐校長興縣知縣石有恒主簿徐可行

吳縣縣為業朗生餘黨逃匿黃德長興交界地方縣官  
月緝捕之彼仇視共官久矣相傳石知縣族人十二房  
直屬于縣而恨其不遠恨忿入野樵夥黨欲干心于石  
令孫於正月初一日賀正回野樵等到縣放火戕殺一  
人一時地方羣起逐之當獲吳野樵王召魁等除黨逃  
竄官館藏匿無恙而獄中惟強盜皆以出柙去時滿城  
新勇掛足而頓者真地方之一奇變也

荆蘇州同知楊姜職

姜素廉直會縣李實惡其強項誣以違誤織造  
嚴旨逮之德堂同改元力諒得奪職歸里

御史楊建烈議清國儲疏曰竊惟京道各倉百萬軍儲

所係聞萬曆初年積粟可支十年之用乃因循至今廩庾

倉儲積弊  
盡於此疏

告竭日甚一日庚癸頻呼亦日甚一日臣職掌攸賴體訪弊端稔知今日司庾諸臣賢者不時留意節省在在有之然追論往弊不意有經年出納甘爲碩鼠之搏志切蠶鑿莫厭飲河之腹因訛襲舛視爲故事法紀凌夷羣情玩愒有謂收漕米一厥索運官常例一百二十兩有受運官賄賂而從容過國將多補寡者有以漕糧掛欠爲市而賄金旣入輒那餘米補其欠額者有將耗米作楂頭聽旂甲與歇脚運出販賣而官因之射利者有放糧之日巧借各役討賞名色因而用小脚牌照出乘機盜米數數千石者有躬操市販賣紅籌與舖行每會五十石者每日數十會外

人知爲官取而恬不知怪者，無異掩耳盜鈴，甚至數籌下  
籤之役，而亦有常規者，有垂涎古董玩器，遇廟之日，令歇  
家挾貲相隨，耽視貨物，允換而歸，而以倉米取償者，有征  
逐子母，開月借米，與歇脚抗車各役，及派糧完日，領到輕  
賁脚價，而任意扣除，取具收數，倍得元寶之美者，有規避  
陳米，汜爛糶取價輕，陰遣歇家，至管糧廳營，派新倉，紊亂  
厥口，常規者，有巧借當月名色，而剝取歇家常百不補一  
者，有糶米不敷，又糶豆，亦用紅籌爲記者，有倉口空厥，不  
預爲修葺，而毀傷各薪木，至今修繕之日，工部賠累稱苦  
者，有剝削窮軍，每月支糧一石，僅足八斗，實以爲自潤之

劉萬春清  
潔

本孔度奉  
公

派師旦  
清

地又縱令沆夫挖去二三升袋中仍有剩米敢怒不敢言者其陋規大畧具是矣夫上天不能雨粟漕輓不能神輸則所與約已裕國留有餘於太倉者藉有清貞廉潔貪泉不飲之人耳以臣所聞如前任主事劉萬春懸魚比潔茹藥同操列厥萬斛粟紅公署一庭琴鶴至今惟聞本官自臨庾之日不取署中一物無媿冰壺秋月之品主事李孔度矢心砥礪銳意奉公釐弊城社風清積谷數盈巨萬聞之司庾諸臣之絕無僅有允稱精明幹理之才管新場之日有報餘米五萬石有節省八千餘石有作正支消不等至主事熊師旦清介獨苦淡泊媿節之守尤足表表一時

從來作事之人，斷不能厭左右之欲，決不能順上下手之情，往往守正不阿，執法反不如苟且者。享容容之福，收處鈍之功，其素以獎廉懲貪，收實心幹濟之効，又如管太倉主事蕭持籌，每見躑張潤囊，殊覺醜態，雖經察處，尚未盡辜。頃後借敘功之典，准以原官起用，夫爵賞原酬有功而起，累吏貪人，遽獲厚賞，而又加之顯名，如此行徑，不止一端，何怪乎奔競成風而法紀之弛，是在銓臣爲破格懲勸計，勿使節次漏網之后，司使之臣，不另一番振刷也。

臣復查

祖制凡各倉監督皆額設主事，遇缺註選，三載考成，奏查

然後升轉比之祿米各處倉務事體瑣屑頭緒煩多非需以三年不能剔釐清查而勝其任

祖宗亟重此官所以爲京庾計軍儲計國脈計非諸臣擇利乘便計也頃成法變而爲一年人人視國廩爲福地羨時日之遷流于是又謀運別差而據此中希捷得既垂涎如囊橐復僑寓如傳舍而倉政大壞諸臣之自爲計則得矣如百萬漕粟掉臂而不顧何且不特此也官數易則奸胥巧猾之叢弊易生而倉米已乾沒數倍矣迎新送舊之騷日益而倉米又耗磨數倍矣新官舊官之常套必不可捐而倉米又剝蝕數倍矣漕輓之粟三十鍾而致

一乃令泥沙而用之。豈能堪者。甚則甲斗役夫。凡上任之段。絹襪褌心紅紙扎。一切咸責備焉。令一年僕僕而供之。其能堪命乎。合無仍遵照。

祖制監督定以三年爲限。除祿米倉司官一年一換外。餘悉久任如故。庶賢者得安心供職。練習倉務。清查弊端。而令一歲可省數十萬石。其于阜祿節省非淺已也。乞

皇上

勅部速復降行。非允臣款諸弊。懸之木榜。永爲懲戒。勿徒徇情面。輕國體。坐令官府日壞。一日而莫之底止也。大學士葉向高揭請召還文震孟諸臣。不允。

理融于一  
時之情事  
而然然于  
古與今之  
故治亂之  
机無不備  
之尺幅中  
矣與名號  
也  
二卷

三病

御史李應升備救時事疏曰臣惟治天下者必有精華果  
銳之氣以呼吸而通天下則權立而勢尊夫是氣者何也  
賞罰之用是也天下何嘗一日無賞罰而狐鼠有據斧鉞  
不靈跋蓋之極乃遂至于痿痺而不救今天下之勢何以  
異此蓋天下有三患一曰夷狄吮背之患二曰盜賊肘腋  
之患三曰小人腹心之患三患不已乃有三病邪氣王而  
元氣削則病內元氣削而神氣盡則病外庸醫四出參黃  
之劑亂投補其邪而伐其元則病醫是三病與三患相終  
始何以明其然也夫禮義廉耻國之四維今情面重者封  
疆輕私人重者

是內病

是外病

君父輕官爵重者倫義輕行如鬼蜮言似風波四維不張形存心死故曰病在內人主財用立國之本今妖黨一呼響動王孫妄作狐鳴將軍夢斷于三韓太倉倒囊而一洗思亂心恢渙羣無計本末俱喪手足不仁故曰病在外治病之方審其標本劑其緩急今急黔卽捐楚以予黔急奴卽敝天下以備奴如漆派慘于剝肉征調急於沸羹睥睨艸澤輒借鷹鷂以代驅剝掠

部門轉聚虎狼以自衛乃至金縷媚虜任其殺將以吞聲甚而竊國者王竟借保結以賞亂譬如一局而奕者數人一室而鬪者數挺是不以除病而反以增病幾何不喪庸

後病

切  
喻賞罰最

醫之手故曰病在醫。嗟天下原非沉痾之疾也。而庸醫爲之。岌岌乎有不可爲之勢者。何也。治天下之有賞罰。猶醫之有針砭。賞罰不明。則小人目肆。針砭不施。則二豎不去。數年以來。二豎之患。不可謂不深矣。

皇上試問罷瑄遣而媢書入者何人。馬上催而三路敗者何人。中樞執拘而經撫受敗者何人。貪殘激變而貽患黔蜀者何人。吮脫盜庫表裡爲奸而一網善類者何人。此不知斷送幾許封疆。盜騙幾許餉。殘殺幾許無辜赤子。從未申常憲。傷彼毫毛。所幸天臚。

聖心剝朝斥死。然天下之爲剝朝者不少。而賞罰之倒置。

者尚多。逆黨漏網不問。母乃以護紅丸之故。獲風癩輕封疆之故。輕爵。脞績。奏金城之趙率。放幾蒙捕虜之誅。而萬有乎。何以賣款議敘。力爭。

國本之何士晉。且各援黔之賞。而袁可立何以安坐加銜。內臣之賡襲滿志矣。而轉移念難。坐視直臣之鋼。老成之拂衣屢見矣。而慰留無據。養成頑鈍之風。尤可異者。高啟愚穢骨久沉。突為昭雪。試思。

中主在上。垂廉尚不忍言。况權臣在。朝禪受是何題目。執紼之巡撫。方恨玷我名山。媚皂之考官。妄得并翻公案。狂瀾一倒。誰不披靡。于是新妖四出。伏廢漸興。或勢若負。

不可解

峒巧通脉絡。或謀成捲土。密布機關。雖死灰不燃。恐百足未已。而又有安身無計。入室搯戈。慕戀方濃。望門插尾。何惟乎譚謙益之欺騙。朝廷楊紹震之混淆。蘭艾趙令禎。劉繼禮之積穢。見糾公然。反乞升差也哉。長安道上。視彈墨爲飄風。小人聚族。不免鼓掌而竊幸。豈非止輦之風遠。故避聰之氣衰耶。

皇。上。志。氣。清。明。聽。覽。周。徹。卽。言。官。或。有。觸。忤。

聖。德。每。見。優。容。獨。是。齒。及。路。馬。每。承。詰。責。而。邪。臣。引。去。

批。荅。數。行。風。采。不。揚。至。甘。立。伏。不。鳴。之。請。觀。望。日。甚。誰。無。轉。喉。觸。諱。之。憂。徒。瑣。事。之。條。陳。亦。補。置。之。何。益。從。此。以。往。

容容多福。安得淮南寢謀如汲黯。豺狼歛跡如張網者乎。  
蘇軾有言。奸臣之始。以台諫持之。而有餘如其既成。以干  
戈取之。而不足。養猶捕鼠畜。大防奸。皆善喻也。故臣思以  
爲盜賊之患。實於小人之投。所以決賞罰之壅。而疏其滯。  
彼皇皇於夷狄。因小人求濟。是欲飲鳩却病也。二者爲我  
操其重輕。操縱得宜。則勢嘗在我。奴之不趨虜穴也。彼亦  
慮爲蹇也。畏奴之虛聲勢。受虜之實列款。虜增賞。曲意彌  
縫。虜飽驕。后憂方大。別李侁身負篡逆之罪。虛托效順之  
名。萬一結倭。結奴。明受其侮。輕遣卑官。貪鄙辱。國彼坐  
邀其封爵。我難責以勤王聲。實無憑義利交喪。不能自立。

何以平奴。今關門之事，恃有樞輔効命，用奇用正，壯我社稷之靈。因人因地，結以忠義之膽，倘爲珠桂可念，風鶴易驚。分兵二萬，駐永平爲后勁，省運餉款虜之費，以廣投膠挾纒之恩。撫道嚴，芻粟之尅，侵大將同士卒之甘苦，軍心一固，關門自安。何至一聞警，輒發家眷去關，以爲民望哉。盜之肆行也，兵爲盜數也。况政以賄成，官實誨盜，緝獲無數之贓，實出曹郎之署，而縱兵肆掠，萬邦孑噴，有頰言謂宜責令移營城外，戮力自明，務擒郭縣渠魁，以見練兵實用。更巡行通州高密房山涿州良鄉一帶，近畿地方，專務逐捕流賊，招撫逃兵，大開自首之門，重懸捕盜之賞，做虞

朝三科募士之意收其豪以爲用至三空四盡民心已離獨有節省之法可搜抵加派乃十庫織造監局倉場一切付之不問問卽會議碩畫如臣堂官鄭三俊科臣解學龍二疏亦復久束高閣新舊交征挺而走險吳楚之交漸有呼嘯計惟專賜勅書而泰昌以前舊逋盡行停免貪官猾吏巧獵無名民心猶可收拾何至掉臂而去弄兵潢池哉若夫小人者其勢旣根株不斷其途必錯出多門卽如事例之設原非專利乃今枉尋直尺兩部乖言可惜名器愈賤墨吏愈多狡者百孔鑽入効勞儒士獵取而規殿鉅日糜大官之俸而甚者升騰濫觴任子如職先臣李夢陽所

如是者為  
公

謂黜其父而陟其子黜其祖而陟其孫如薰蕕不分顛倒  
莫適臣為逆查四年來得罪一封疆公論共棄如張鶴鳴  
黃克縉之類停其恩蔭以示勸懲而未也明王賞諫諤  
諤乃昌補缺拾遺官府一體人止問其賢不肖何問大臣  
小臣事止問其是非何問眼前過去自簡原非虛說皂囊  
豈屬空懸因一言遂錮終身言路寧不卷舌今抗疏綱常  
者路阻黃扉教人忠孝者身歸綠野執法擊邪者白衣高  
臥瀝丹楓陞者青史空傳劉朝譴死而抄叅者削籍不返  
張鶴鳴罷斥而糾彈者不召無期忠臣之棄葬幸已推恩  
而特表孤忠奚獨遐棄詹事之協理幾於充棟而並推鳴

鳳者反爲不祥鬱極而通實在元輔試觀添註之得請可知誠足動

天且觀留憲之轉圜益見

聖人無我倘賜環之典一行正人之氣日王將負喁者  
歛爪而捲土者灰心是則防小人之要而方今對症之藥  
乎抑臣猶有說焉君心者治亂之源源之既清流於何事  
皇上

聖德冲年正精華米鏡之氣光明有餘之日不患

睿知之不日間第患

神明之不日鑒願于深宮燕閑之暇澄心靜慮以思惟

四方之艱難左圖右史以鑒觀前代之善敗 批覽章奏  
必辨其邪正之歸 出入起居必董于逸遜之戒獨正于  
羣陰之上嘗立于無過之途志氣如神賞罰不亂則大臣  
效引燭焚詔之誼羣臣矢靖共爾位之義小人之患見睨  
自消夷狄盜賊之憂干羽可格所爲 堯舜連  
天下爲一身何虛扁之足喻哉

葛樞武有  
激乎其言  
之也至于  
添楚甲送

要  
按突爲急

御史張鑛上言 國家置立鄉貳非徒欲其養尊處優虛  
糜俸祿而已將望其捐軀圖報時平則贊襄  
皇猷時危則折衝樽俎者也 朝廷分遣按臣非徒欲其  
持斧水綉耀道路而已將望其宣上達下使

人主無壅滯之德意而萬姓無抑鬱之隱情也。故無裨于用，則有官不如無官。况當躁競成風，推諉冒濫之弊成習之時，何愛而不裁去，添設乎？俾有任人，乃能集事。况在幅帽遼瀾，轉輸艱難之地，何靳而不增一人乎？以爲長便之計，添設之當裁，則無如兵部二侍郎矣。自督臣王象乾以憂間總督一官，非天下所視爲安危，而不容頃刻緩者哉。乃推敲兩月，累累樞貳，竟無一人出而担当。今雖奉旨停推，總督必不可裁，暫停久終必推。則夫慎擇于先而待用于後，當事者不可不圖之預矣。樞貳誠反而自揣，如其能當此任也，則樞貳一身。

宗社賴以保障蒼生賴以奠安卽添設二員臣猶存乎見  
少如其才不能任或力不敢任則司馬豈優游之官拯溺  
豈觀望之會家園豈養俸之地彼李瑾之飄然遠引未必  
非藜藿之高蹈而解經邦之問 命脫卸惜其晚矣願樞  
貳熟思之也按差之當增則無如楚省矣臣作令于楚見  
楚中州邑之中山川之修阻錢糧之劇繁案牘之紛紜  
藩封之恭佈苗夷之環伺視各省直尤爲難理直指使者  
每每足跡不及到耳目不及周且滇黔粵蜀壤地相接頃  
因黔蜀告匱議專差督餉御史然事急則設事平則裁若  
以爲苗夷之性反測無常土司之勢負固難伏今雖次第

蕩平。未必後日之不竊發。是宜添差御史一員。巡歷荆襄岳長寶等八府。其駐紮之處。或在長沙。或在常德。從長計議。無事。則攬轡澄清。有事。則扼要控制。則隣省有事。亦可以同心共濟。莫便於此者。况南直隸以十四府而設五巡方。豈楚省十五府而可僅一巡方乎。而或者謂官多則費多。此又惜小費而忘大計。願當事者熟思之也。

獲妖首王好賢

山東邪說之興也。實好賢之文王森所倡。森家澤州。以教一妖。妖。既令斷足。森之招人。令人聞異香。皆願歸。謂爲聞香教主。遠近响應。能而森近。遺資巨萬。好賢以此。謂其能。亦敢之士。謀反。森急。而景州。十弘志。山東徐鴻儒。好賢密約。以天啟三年八月之望。三方同起。鴻儒等以他事相激。先發。森辭連好賢。爲薊州差官所賣。

者不之以  
滅門絕祀  
之責豈特  
不傳耳

得以拒捕逃去。挈妻子家丁二十餘人南走。爲揚州緝後  
所獲。禍本永絕。天幸也。夫先是徐鴻儒既敗。嘆曰。我與王  
氏父子經營天下二十餘年。按籍而數。吾法門弟子已逾  
二百萬。更遲數日。吾橫行天下。孰敢撓吾鋒者。景州一賊  
鋤而好賢竄逸。天下豪傑遂寂無一應者矣。由此觀之。使  
妖輩發之不速。其患可勝言哉。

二月

禮臣請舉諒

祀典

允之

御史喻思恂上言治道猶多闕畧大約謂中外不盡相應名實不盡相符人地不盡相宜法守不盡相信。

提督陳江熊明遇請軫念恨本疏曰天啟三年十二月廿

二日申時四刻忽覺地震失常令行通查府屬各縣有無

損傷等因當據上元江寧句容等縣各稱地從西北方震

起向東南去塔垣動搖屋脊梁柱俱各有聲城垣墻梁倒

痛言時皆  
非虛心都  
至若不為  
此與周名  
之誤也

塌又據常州鎮江揚州等府申稱地震有聲自西南來屋瓦搖落房窓斜傾且多倒塌一連兩次移晷方定等因各呈到院該臣備查時日俱同從念

陛下居質冲府說心神明廣開大道尊賢顯上獨臨四海修廢舉墜因應天出禎耀地吐寶符醴泉旁流蓂莢榮茂使邊城守境之民父老綏帶稚子喞哺晏然而享黃虞之盛也何乃羣災大異交錯鋒起多於春秋所書上下相望豈可不悚怵惕而戒出一乎近者如閩中異風中原豕妖有蟲豸之微青臣不必越俎陳論第以臣耳目所經為陛下臚言之則天之見異以示戒救者毋然泄泄也癸亥

六月望後。火星入南斗。逆行二十五夜。以後守斗口七星。二十五夜。順行復入斗魁。逾五十日不退舍。漢志曰。斗江。湖揚州分野也。八月初四日昏。火星犯斗魁之東一星。東一星亡。其時月在昴初度。昏初見。月如彎弧。金星落彈丸。少頃。金星爲月所食。金星亡。九月十九日昏酉時。金星正凌心。火星。金上而心下。相距如械劍。十二月初四日。日加辰。太白晝見於坤宮。又自去冬。木星逆行貫黃龍。至今正月初。初凌歷軒轅大星。相距不五寸。天官書曰。軒轅大星。天子後官之衆。而吳楚之疆。候熒惑占鳥衡。則軒轅星正直南京。朱鳥。又古人所爲吳分也。此精祕見於天者如此。

而黃河爲四瀆之長，今乃羨溢大決，流漂逼凌，秋水灌漑。徐淮間殫爲河，諸臣負薪沉璧，勞逾瓠子，費倍宣房，斯固陰盛違經之應，而潤州毘陵一帶，河水盡竭，民不能漕，此逆盤見於地者，又如此。夫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月，地變見於奇物震動，地道以柔靜爲陰之常義，震則不寧，豈非災異之至大者哉？臣雖不能知，董仲舒劉向兼治公羊穀梁之學數，其禍福傳以洪範，但念根本重地，豈宜兆搖動之象，臣官署密邇鍾山，朝夕遙瞻高帝弓冶，萬靈呵護，當地震時，官署屋瓦皆然，則

山陵松栢可知，臣從宗伯後恭謁，凡筵僅僅同祈禳。

小數

陛下試思今日南都之關係何如民心何如風俗何如  
吏治兵政何如則

高帝之靈有恫乎其不安有六焉。駿夫經女方疾耕力織  
以佐

陛下之錦衣玉食。而傳造之題派太浮。內監之料價踰額。  
致撫按不能伸其庇民察吏之權。水衡不能操其量入爲  
出之筭。一不安也。吏道龐雜。漁奪百姓。奸邪並生。赭衣塞  
路。而良民常以掠辜飢寒死獄中。彈劾保薦卒憑氣力爲  
行止。而田更野叟之公議壅滌不得。

上聞二不安也。籍麓空虛，民以饑餓自賣爲人奴婢者有之。獨吳中數郡，偏屬豪民，負田宅子女，投充貴勢，漁食閭里，曲避征徭，繁劇由後，專累單寡，剝產鬻奴，搯手觸禁，民怨私沸，有司莫告。三不安也。水陸軍兵，緣承平之久，戲同壩上，而將吏貪不愛卒，又侵半之，各衛徂軍，桃梗其形，侏儒其腹，府吏胥徒，技敝巧法，割貧軍之糈爲常例，牢不可破。開天首善，曾無武彘精兵，一當緩急，四不安也。浮游奇民，剝輕好怪，談兵說劍，家藏禁書，路畫妖語，不奉虎符，擅行弄兵，詛盟歃血，伏莽候梗，其雄者又能蒙子公之力，走貴人之門，操持長短，燼亂視聽，而三家五戶之閭少。

抱雞狗之才者。無不橫金張蓋。燁赫鄉井。五不安也。中  
帝鄉芒碭荒林。淮南喉咽梁豫大牙。五湖浩渺。吳越盤  
竈丁鹽徒。非民非商。所以盜賊如雲。連帶江海。焚燔官寺。  
篡取獄囚。劫殺長吏。蓋天下極大利大害之地。倘有司撫  
御不平。搶攘立見。六不安也。此六者如討奸猾。捕盜賊。飭  
江海。懲昏墨。臣敢不惟力是視。而臣所不能行者。樞臣必  
能行之。樞臣之所不能行者。撫按諸臣必能行之。當此天  
人交儆之際。誰敢問不急之常論。角無用之虛文。惟是臣  
等草茅踈賤。區區自効。不過精衛填海。而

君相則所以造命也。昔殷高宗時。雉升於鼎。豈不爲異。高

宗能省其故。恭默思道。遂享百年之福。而振中興之盛。齊人有告其君者曰。地將動。晏子曰。此不足慮。是見勾星伸而維星散耳。能脩其政。齊亦無他。伏願

陛下穆然深思。淵然遠覽。官府中外之間。所當崇陽抑陰者。端在何事。反身脩行。思其咎譽。一舉念而神明之應。若景響行將

上帝如響。海內承福。東夷貢楛矢。南部獻威鳳。

陛下方遠邁殷宗以綏。萬壽而燮理大臣。宜陋齊相於不足譚矣。豈不亦善承

天心之仁愛也哉。

江西巡按田珍破察吏積套疏曰臣嘗謂賞罰不明天下無吏治而賢否莫辨天下無官評傾其病源大抵成於當事無誠之舉而根於譽人喻利之心蓋樹黨徇私任德避怨無非自爲則無非爲利也且不達道德功名之士然亦無幾何人矣下之擬巍科者恃資格出世家者恃門第有黨援者恃牆壁善結納者恃錢神耽耽於富貴之途恣所欲爲而司察諸官復多牽制情緣以堅其所恃用致貪風日熾民怨日深識者不無土裂瓦解之憂是蠹民病國誰實尸之不亦可怪之甚耶職有慨於中謹述江藩官評一事以及振飭之方

皇上試垂聽焉。照得司道郡守暨刑官皆與有察吏之責者也。職自筮仕以來每憤當事之官評與士民之公論多不符合。故入境之初得以六等別吏治。因囑之曰。毋鮮中。行不妨瑕瑜並列。非以求多也。亦欲於因病而藥之中。寓愛吏及民之意。不謂聽者全不照管。漫以套應。迨駁回而列等以報矣。有以印官註二等者。甚則印官槩居一等者。而揚送逼真。指不三四屈。嗟嗟。上官之阿奉有司。乃爾世道可知矣。且纒纒贊揚之詞。直當揚之通衢。儘是見德而印封釘報。甚屬無謂。職謬謂負。

君之託爲不忠。養人之惡爲不義。失民之望爲不仁。套習

之悞人乃爾。世道又可知矣。然振飭何術。惟有責成一法。無奈功令森如。鮮不文具視之。因思有開報然後有舉劾。計莫如於舉劾之外。仍揭註開報之官。倘有失當併行酌處。庶可挽情緣之世界。而躋於清明乎。職請得暢言之。說者曰。藩臬離有司頗遠。不得不借手於道府。職不以爲然。自古爲民者。吏之愷也。試觀衙門之日爲出入者。無非民。則無不可問矣。無不可問則耳目既已旁通。而賢否當有定評矣。雖司務煩難。而大政所係。難以他諉。苟此處失真。豈得註以上考次。而道府之所爲責成者重矣。各道職司一路而一歸之利病。即其身之利病也。孰是代爲興除。亦

曰勸懲當而已。方面非徇情之官，百姓非做情之具。且作官至此，雅多好修而賢，否不明便屬溺職。府官表率一郡，凡郡屬之清濁，卽其身之清濁也。乃優劣豈不灼知而病在偏護其蠹民者，便不可以爲民上矣。至於刑官專司官評，職謂地方之理亂，其關鍵全在於此。而墮落套習者亦復不少。竊意涸花素之別，則傷明目瓜李之嫌，則傷操。受非道之說，則傷品。三者宜何居焉。於此不嚴加追論，則官方必不清。地方必不治。乃若職之自律律人者，獨此公道耳。一切官評論治行，不論資格從民欲不從請託互証於司道府官亦卽此而繩。司道府官其所舉也。卽揭註該管

各官某某共報以爲賢或某報

以爲否者

得此陰私  
之類

以爲爲教  
怨謗自經

其有所劾也。卽揭註該管各官某某共報以爲不賢而某  
以爲賢者如是則司察與所察之人其優劣公私俱莫逾  
於通。罔之指視矣。倘有不肖濫竽。大愆漏網卽儆其職  
並以原開報等官權其重輕分別處治以爲諸臣不職之  
戒。顧爲此不憚煩者原爲賢否明則勅懲當於以破其所  
恃而蕩其貪風耳。若司察之官先以賄聞其何以訓所當  
亟以白簡從事。不苟徇者。倘異日職帶一毫一縷至家亦  
卽稱臣職以爲責人而忌自責者之戒。大抵官之不肖畢  
竟爲被牽于舊例。當論劾之時。纔一惕息。職妄意無日不

法審而乾  
坤更寬

以檢才之  
意行其直  
道節不憚  
枉太過

熱腸冷面

善矣善矣

前心大道  
後能推遷

正學

行物色每季卽出論䟽卽復命大計少用幾人似亦無妨然職直道之行不徇於時而矜才之意不后於人情終者必不姑待遷善者加與維新卽有前議併爲刷洗此職之所爲惓惓以自新望有司者其意良厚若聽養成其惡以爲䟽糾以博風力而民之罹其害者不旣多乎懇乞皇上勅下部院立爲科條持以信必庶或窮於不容私之地以奪其各自爲之心而職亦得仰藉威靈用答使命所裨於吏治民生匪渺小矣

科臣程註請惜老成以重表率䟽曰切惟古稱家宰爲六卿之長其來尚矣至我朝而南北並設吏部尚書豈爲

意哉蓋陪都爲

祖宗豐鎬之區。清議所從出之地。分而各標藻鑑之。合而共成統均之治也。自尚書趙南星秉銓以來。有再。良心疏而倖門頓塞。仕路漸清。大小諸臣。相慶彈冠。皆曰。皇上簡用老臣得人如此。若原任左都御史鄒元標者。固素講良知之良。與南星爲一代人望。皆

先朝之遺直也。方其釋褐之初。抗疏顯斥柄相。受杖。邊戍瘴鄉。迄今筋骨拘攣。滿蹕。陛級人盡憐之。此亦

聖明之所洞燭者。而當年之骯髒可知矣。中間召補掖垣。條陳忤旨。再起功曹。啟事違時。歸而受徒講學。絕意仕

進蓋投簪岩穴者幾十年。曳履朝端者僅一載。卒因人言飄然去。國一時公論惜之。今南冢臣懸缺未補。廷

臣秉彛之好。衆口一辭。咸謂非元標不足登此席者。遂於前月二十三日。共爲推轂。而銓臣因之具疏。此職等會推之始末也。乃靜俟旬日。而元標之疏獨留中未下。職等

始相顧駭愕。而莫知其故矣。或疑其以講學不合時情。職等則以講學非自元標始也。宋程頤得孔孟不傳之學。爲諸儒倡。其在經筵。每以禮法自持。議者謂不近人情。於是

呂陶胡宋愈孔文仲輩。連章力詆以去。宋朱熹入朝。相知

者謂曰。上方厭正心誠意之說。熹曰。生平所學。惟此四字。

竟以入對百世而下。究竟以願熹爲何如人哉。我

皇上聖學緝熙。日講經筵。寒暑不輟。未嘗厭正心誠意之學。而既學朱熹之學者。不用於時。職爲

聖明之世。惜之。元輔葉向高。先爲元標奏論甚明。近爲揭請甚切。豈汲汲元標一官哉。誠恐元標不用百世而后推原。不用元標之故。將元之名益重。而

聖政爲之不光。老成愛

君自不容已。

皇上惟重元輔之心。以重元標。不待職詞之畢矣。且元標非汲汲一官也者。觀其正色立朝。急流勇退。與馮從吾

先后並去。國門進禮退義。儼然聖賢家法。視邈來被言。大察甘心頑鈍。氣節何啻天淵。天下第一等官爵。自宜首及於不愛官爵之人。今從吾已。接置留臺。又何恡南銓一席地。獨令元標未蒙未舊之恩。而抹向來會推舊例。且從此兩名臺省者。作其敢諫之風。而忠蓋日聞。展采班聯者。觀其難進之節。而廉頑立起。未必非激厲人才。磨礪世風之一大機括矣。又豈獨爲元標一身之用。舍進退而已哉。

命優議輔臣孫如游恤典

御史吳尚然請定吏胥稅役以補民賦之所不及

於吏胥  
大損於小  
民有大益  
投案苦心  
深

議以清查其頂首而按數稅之照民間田房稅契每兩納銀三分爲率又限其年月而更替之當該以三年後滿一切書辦等役亦以當該爲率滿則出缺聽本衙門官考擇其勤謹者代之代者納稅如前如有競奉功令又無害者或不易其人必易其契亦納稅如前或少補糧餉額內額外虧欠之數

### 黔撫王三善被陷

撫臣入大方首把陳守愚詐降故其罪予以參謀令招安位母于此其以勦爲撫若致原自不差及提兵回省中途被擄兇諸節所載答在撫臣寡謀督臣無備耳

### 兵部以黔禍未弭陳戰守善後九事

其議曰黔省孤懸絕域固幾年所罕以忠義激發誓死固守則人心未嘗不可鼓也撫臣立解省會重圍直破大方老巢皆躬環甲冑以寡擊衆則黔兵未必不可用也維是大方之后回省運籌計酌勦伐令總兵坐鎮其地指談皆得于如意乃奮不顧身勇往直前不意爲賊之謀計所誘也其志誠壯其遇誠足悲矣然勝負兵家

投士氣固  
人心

及備撫

諸傳示  
公望祝

之常多難與邦之基我兵亦有屢捷賊計豈能萬全今  
之所最急者在督臣收潰散之兵將使士氣之復振固  
遠近之防守使人心之不搖督兵理餉撫衆守城貴陽  
既得完全捷伐何難再舉此所當急者一也  
撫臣出征數月督臣業已代理之賊勢緊急督臣有調  
度兵餉之責難以一力獨肩應速簡雄才大畧習知西  
南利害者或准或調立刻簡用虎豹在山威靈自震  
此所當急者二也  
徇沅爲黔楚唇齒之邦輔車相依黔急則徇沅亦急况  
楚之諸土司多安南有孤克之悲觀望成敗以爲順逆  
故先年征播之時設撫臣以鎮之事平旋革昨已會議  
已得俞旨矣嗣因貴陽屢捷又復中止今事急勢迫  
而徇沅習撫仍應復設擇就近之有才望者推之令其  
督楚餉兵爲黔後勁及紐絡土司保障三楚均之有責  
焉得其人焉而黔楚皆有福無禍矣當急者三也  
台臣傳宗龍屢言滇黔方畧整饬中廢其人忠義果敢  
請請補銜兩省之美情地理皆洞悉于臂中綽有成筭  
宜以監軍視師之任與督撫三臣商確機宜大畏壯猷  
必能平定西南丕建膚功候飲至之日破格優異以酬  
其勞台臣桑梓接壤義氣不凡此所當急者四也

推道

議戰守劫  
撫之宜

國治有從

興師動衆十髮萬化督撫願其

理自非寬博不

能運非深沉不能用全黔遠在天末未值丁戈之亂同

道諸臣皆規避不樂就之一時之在位者多由府縣中

就近推擇良楛不一是以深人窮邊卒無超異今各道

舉使之未可知宜速選附近道府及部署之有才知兵

者速爲推補勤限任事功成之日破格大用以顯揚之

此當急者五也

黔夷種數甚多兼以羅鬼之兵勇猛難敵今我兵被裁

銳已挫賊兵新勝焰熾非固守無以衛城池非力戰無

以當討亂而黔南一路兵將有限賊乘四面聲息難固

應照原議滇蜀西粵各發兵各勤使賊腹背受敵始可

除兇雪耻撫臣陷在賊中諒亦不暇加害非大集兵力

不可勤非聲罪致討不能撫先動以明威後撫以結局

此當急者六也

安邦彥之悖逆無道陳其愚之詐降取事皆神人所共

憤而王法所必誅者廣布腹心重懸賞格以族其歸而

除此二酋不赦外聞安位母子屢稟乞降不妨相機率

籠之黨羽四十八枝中亦當分別順逆而收爲用亮之

于孟獲也服之而已自古未有絕其種類而兵連不絕

者即郡縣而留兵設將亦貽異日之憂當急者七也

寬考以風  
夫之勢

防變補疏

安奢二首連姻相倚非一日矣昨奢寅顧兵于安首營中則奢首今之舉動視安首爲進止可知已今安首倡厥恣奢首亦將狂逞萬一遵義危急則川南一帶又復震動合行四川撫臣守未卒以遇其中嚴備遵義以防其亂首惡如奢世燁奢寅者明示放生之路陰施羅網之計一應機聞若聞若不聞使首設備之心少懈而後制禦之術得展遵義安而全蜀俱安奢首得而安首自孤此所當急者八也

貴陽急矣自鎮遠以及偏沅皆有土司錯壤由辰常以至荆襄皆爲黔楚要冲不惟諸土司非我族類洵洵易搖卽各邑患切震隣亦惶惶靡寧萬一不戒之徒開隙生心勾夷爲亂關係安危豈淺也者合行湖廣二撫臣嚴飭兵戎嚴行保甲安輯以預折其萌孽爲先事之防毋貽後時之悔此所當急者九也

風霾

上命內外臣工各圖脩省

免川廣閩浙香貢

備陳象疑  
墨吏凌削

言之可笑  
可涕

刑科解學龍餽玩懲貪疏曰封疆有苟且之政不可不知  
中外有貪鄙之臣不可不問微臣義難緘默敬直陳以告  
之

皇上竊維 神京之安不安全感乎榆關之固不固而榆  
關之固不固全視乎奴酋之來不來去冬據回鄉之口傳  
與撫道之揭報葢岌岌乎朝不保夕而今微倖又復二月  
矣噫亦危矣職謂奴酋去冬之來非真來而今日之不來  
非真不來也請得而悉言之奴驍騎有數盡來不能不盡  
來又不能進有主客之慮退又有巢穴之虞非萬全之策  
故奴不來也既得河東固形勢任耕種不得不用遼人又

編來不來  
是定情非  
虛語

不能不防遼人虜雖不能加奴然奴不能不防虜皇皇焉  
內謀之不暇故奴不來也其國東接朝鮮西接岔河南臨  
滄海北界虜穴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奄有千里之沃土妄  
想亦已少歇故奴不來也昔年一取清撫再墮開鉄逼近  
遼瀋勢不兩立其志甚決其勢甚銳其必欲得遼瀋不待  
智者而知也今三岔距榆關不啻遠矣明知我不能往故  
奴不來也此職所謂去冬之來非真來也奴知中國防  
我畏我竭海內之力從之供應驛騷民不聊生可一舉而  
乘其罷則奴何以不來也自廣寧潰散中國何曾探得  
彼中一毫消息而田有倉赤沒哈等分布偵探出入一

石等處。有如無人之境。今有倉雖就擒。然先有倉而歸。者不知凡幾。此中情形。彼知之審矣。如未嘗忘。中國則奴何以不來也。李佟二賊。雖傾心於奴。但非彼族類。終不能釋奴之疑。若不日日有事於中國。不足見歸附之誠。而傲奴酋之重。夫有此二賊。朝夕攬撥。則奴何以不來也。朗素不過虜中一部落耳。公然率零星之卒。殲我將數百人。而我吞聲不敢問。夫虜不與我合。則必與奴通。小路不防之處。皆奴耽耽之地也。鄧艾之綿竹。白馬關之雞王峪。皆可慮也。則奴何以不來也。此職所謂今日之不來。非真不來也。此宜何如綱繆。何如拮据。何如從實處做功。何如

從根上着脚。何如同心戮力以獎王室。何如知人善任。以備指麾。乃現在鈇衣。曾有的數否。聞撫臣欲點閱。而各帥不應。且亦無如之何也。收買馬騾。稍黃。盛甲曾經驗否。聞各道與各鎮將交歡結契。修飾情面。試問馬騾若干。稍黃若干。盛甲若干。當必茫然無以對也。兵馬操演。未嘗不脩其故事。然不過千把總。領百餘遊手之衆。在演武場放砲。吶喊。辰而集。未而罷。已耳。彼大將不借病以偷閑。則稱觴爲樂。事近且遣人於南都。置買名姝。此乾坤何等時。而爲此也。司農告匱。束手莫支。曾有一日不言餉。缺否。乃三帥各領銀一萬二千。爲治第之資。令人且駭且愕。曾不思

斷石刊山。即此霄啼露處之征人。而窮工極巧。無非敲骨吸髓之物。力且所費大將者。爲其中明軍令。有犯必斬。乃出閔之總兵。其伴作家丁。在中前所。奸宿遼民之妻。本婦喊叫。反網打其夫。以致坐視奸淫。而不敢言。廣寧道具揭。而該鎮稱病不出。此于軍政之律何如也。忽而荷戈。忽而掉臂。誰司摠領。而令若此也。乃大帥之營。逃亡倍於他將。有遊手而出入於虜地者。有在豐潤。玉田。三河等縣。見爲響馬行劫者。自知逃亡日衆。而拿一做工班軍。梟首驚衆。何不仁甚也。營房每間領價六兩。乃暗自侵尅。每間費不過五六錢。拉兵爲工築土爲牆而已。如一遇風雨。而軍士

露宿如故也。馬料草豆，食弁視爲奇貨，十扣其牛，以致朝  
啣尾而入暮，伏櫪而斃。且倒灰，又不即日呈報，開除錢糧，  
而遷延爲冒支之計。國家有多少金錢，而堪此浪擲也。  
嗟乎！以奴之情形，若彼以我之備禦，若此而諸將領且大  
袖高巾，晝夜聚飲，沉湎於金谷，流連于清樓，弓矢器械十  
無一有，惟望奴酋一到，爲遼陽廣寧之教場耳。天下事尚  
恐言哉。至於撫賞一節，尤願與當事者共商之。蓋虜明明  
挾奴以要我，奴明明借虜以困我，直待彼中養得氣勢十  
分完足，做得事體十分停當，且俟我東奔西走，無暇照管，  
又同我東缺西殘，漫不理會，然後一面討賞，一面聲擊，使

我財匱不能支兵困不能守於是或合或分或奇或正歎  
我之疲乘我之怠不識我之債將單兵羸車下駟何以應  
之猶謂從來歛虜之法不過藉此以紓吾邊鄙之患而未  
嘗恃此以撒吾戰守之防若以歛而離奴虜之交則可謂  
彼受歛而爲我出死力以捍奴三尺童子知其必不然也  
夫一意於守而後可言勦舍守言勦不得也一意於勦而  
後可言歛舍勦言歛不得也我常示以不欲歛而後虜不  
得挾歛以求多於我我常撫其不必歛而後奴不得借虜  
以坐困乎我且以撫金爲餉金而捐升斗以寬加派則民  
不困更以撫資爲犒資而散千金以酌壯士則將自勇層

層有天險。人人有戰心。彼望而必不敢來。來而必不能進。我無如彼。何彼亦寧如我。何哉。從古三代禦夷。深得此法。迨宋之終。沒於夷也。以歲繒和戎。殺武穆而戒言兵也。鼂錯謂匈奴之貪。不如勿賂。勿賂則變疾而禍小。賂之則變遲而禍大。畏其疾也。不若畏其大。擇其遲也。不若擇其小。善哉。蘇子審敵篇。可爲今日左券。不可不深長思也。大抵治天下者。須有治法。又須有治人。有治法亦可以立人。有治人亦可以立法。有治法則人之媮者。奮頑者。廉吏舍無不醒之。消暮夜無故人之金。故可以立人。也有治人則法之墮者。飭玩者。悞汾陽。歛稚於平章。淮南寢謀於長孺。故

可以立法也。邇來高者優游以養望，卑者縮朒以當幾身。在局外則爭梟奮一當事任，則競鳩藏寄封疆者多全軀自營之臣，而鷹隼狙者一絲不染之守。職竊懼之。至于部曹奉差而出，既爲臺省耳目所不知，又當撫按糾彈所不及，而撫按旣假以體貌而不盡言，州縣又再其威靈而不敢言，以致狼貪虎噬，不顧墜地之訊，而徇徇蠲營，喪心無知之愧。如某某者，真士紳所羞稱，名教所不齒也。所以使

朝廷之德意不暢，閭閻之生理不遂，天下脊脊大亂，皆坐此輩伏乞

皇上赫然震怒。天語叮嚀。

勅邊疆之臣。鞠躬盡瘁。毋以閑着作急着。

勅中外各臣。精白一心。毋以民財作己財。則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愛祿。而天下平矣。

遺置失事  
計明功績  
收足實數  
得力處

大學士孫承宗奏曰。臣於正月初十日。接得平遼總兵毛文龍具詳。呈解屢獲首虜。隨行關外道監軍副使袁崇煥。逐一查驗。三次首級三百七十一顆。俱係真正壯夷。當陣生擒虜賊四名。除二名已故不解外。見解二名。俱係真正。達虜臣隨賞其報功員役陳汝明等銀兩。有差。令中軍官集將士于衙門外。三袍三爵。用綵亭送各員役於寓所。臣

時在寧遠適春賞夷人虎酋等部俱到特令各官解其首  
虜經各賞夷部落乃抵寧遠不獨風示邊人抑亦見天下  
尚有殺賊之人賊自有可滅之日一時人心殊覺感動因  
念文龍以孤劍臨豺狼之穴飄泊於風濤波浪之中力能  
結屬國摠離人且也且戰以屢挫梟酋且其志欲從臣之  
請牽其尾禱其巢世人異懷觀望惴惴於自守不能者獨  
以爲可擒也真足以激發天下英雄之義膽頓令縮項歛  
足者愧死無地臣讀其疏輒爲東向再酌隨寄金紵以見  
慰勞之意又臣近有謀于東諜回具述文龍有謀爲賊所  
發而廣寧人鉄信其謀主也近亦遯來言其事則文龍之

勝。智。無。日。不。在。賊。巢。之。外。顧。擾。之。而。不。能。深。則。彼。之。堅。自。  
若。數。四。擾。之。而。不。能。入。則。我。之。計。且。窮。是。惟。大。兵。相。機。而。  
入。方。可。殄。殲。而。文。龍。所。請。之。餉。尚。未。一。有。夫。邊。人。之。相。  
蒙。也。上。以。實。求。之。下。常。以。虛。應。之。况。予。之。以。虛。着。責。之。以。  
實。效。上。不。能。以。虛。爲。實。而。下。又。何。能。以。實。應。虛。即。知。文。龍。  
報。功。則。疑。其。不。實。而。亦。喜。乞。餉。則。信。其。非。虛。而。甚。難。此。等。  
舉。動。皆。足。以。解。天。下。之。體。而。無。以。鼓。動。英。雄。任。事。之。心。蓋。  
鶻。突。做。事。無。有。了。期。且。有。不。可。言。者。臣。謂。登。蒙。防。南。岸。不。  
防。北。岸。東。江。作。虛。應。不。作。實。應。似。密。而。疎。以。省。而。費。如。勝。  
理。有。家。按。之。不。入。終。不。關。痛。癢。究。竟。疎。且。爲。漏。費。且。不。賞。

伏乞

皇上勅該部查照有功員役照例陞賞其所請錢糧酌令給發責令登萊撫臣綜核其事無曰功不必核其虛餉不必問其實令孤懸異域之臣捐身為國大聲疾呼而不一應也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四川總督朱燮元議處蘭地

疏曰臣履戎行間古蘭落紐大壩新寨人平盧江一帶皆膏腴地也駐隸黔土實在蜀今二酋造逆奉

旨征討臣與被臣并道將文武不惜軀命聚五路之師費三年之力以存今日雖二逆逃奔境外尚未獻俘而蘭川疆土業已廓清矣蜀自遵義郡縣以來不以得土為利反以養兵為累故談及改流輒多憂額但二酋造逆滔天連年血戰僅而得之即欲仍置宜撫將與之種火手况永寧一塊土西首建武東至遵義三面而環

之賊欲動則無處不可闖出而我設防則二千里之邊最難照應如人腹心肘腋之間去一虎可復進一狼乎當

聖祖時天造草昧西南夷無不畏法故就中設建衛所以通血脉徒用牙鉞之義殊少彈壓之威浸尋至于二逆肆惡橫行已無大日在蜀以爲土司而寬其文網在黔以爲鄰夷而置之不較陰謀既久一朝驟發殺官戮民不啻刈草此亘古未有之變尚可因循苟且不爲長久計哉

論者欲以赤水河爲斷自可以東龍陽一帶悉以與黔白河以西由赤水至永寧悉以還蜀就永寧城中立遵府與邊義建武互相犄角則呼吸相應勢聯氣用以彈壓諸夷保茲內地計無善于此者若黔省以爲祖制不肯更張則照黎平鎮遠之例蜀自郡縣黔仍舊所雖曰駢枝亦無不可臣不敢後開疆之名以濫多事但審地勢察人情似不得不出于此惟聽

廟堂之公議

皇上之酌裁耳至于二清舉已無黨無家入險遠避或且暮接轉或遲以歲月通未可知惟黔蜀唇齒利害相依據該省撫臣移會應援臣已發參將林鴻兆提兵

一萬殺斷昇于假羅等閑，直入大方，該撫臣即留台營。臣又行令總鎮李繼新、搜管李畢，再發重兵，應援外，獨是罰連年用兵，公私俱潰，庫藏括而又括，錢糧借而又借，小民之能離未復，膏血盡罄，不敢自焚，宗為臣憂心，如割不能朝夕，疆上既清，早宜確議，一面設法，崇谷兵漸撤，以省民力。臣謹會同巡按會同，上請伏乞皇上賜裁定，仍勅院會集九卿，詳道從長，陳議伏請轉行。臣次第料理。奏報。庶西南夷昇之德，莫安千萬萬年矣。

上第二女生

上感風寒，命醫視藥，閣臣奏問

萬安賜銀幣

三月

樞臣請亟推前遼總督

時督督臣王象乾告歸。議代而難其人。樞勅孫承宗謂不如且停之。然而寧遠去關門二百里。遼矣。至三物。又數百里。遼矣。樞勅以一身任千里之封疆。寧無太勞乎。且督臣離齊雲而候代。願義也。行之日。軍民擁道遮留。三十六家夷人。伏地痛哭不起。非威望德澤素洽乎。夷之人。心詎能及此。本兵之請留督督。而催新總也。意蓋深矣。

孫居相爲兵部左侍郎。濮中玉爲尚寶司少卿。曠鳴鸞爲尚寶司丞。

家臣趙南星酌議銓司變通之宜。

時科臣熊沅。臺臣李喬嵩。皆言文選考功司郎中。宜不拘資序。俟望。而久之。正與趙太宰之言合。故上疏曰。

吏部四司官額設十五人。今僅有八人。惟稽勳有見郎中。驗封考功者。皆從家中起之。而未至。文選以員外署之。而三司俱無員外。惟主事不缺。皆新選。而令之代庖。即代庖亦若更易。遷轉太驟。而事多廢弛。職等雖有盡忠之志。而不能自行。昔時司官。每有直道二三人。每一人自主事。而員外而郎中。皆輪歷。四司恒再請告。在署者欲請告。則傾於應籍者來。不待起補。彼入則此出。是以恒無缺人。大率十年而後。得爲郎中。文選考功郎中。事任尤重。不可缺。偶乏人。則從他部調之。陸光祖鄭汝璣等是也。近年出署者。皆薦人自代。展轉用相引。議者遂謂其有頂首之銀。是以職等每遇員缺。添單咨訪。所以爲諸臣絕。疑議之端也。而舊者人日。以多資。日以深。若循資而起用之。則遠者難以逮至。是必擇其道里之近者補之。尚不足以滿多缺。而循約于循資之說。其芽必至。起補于數千里之外。以掌選。而經年代庖。考察期迫。馬上催促。官察者來。而苟且完事。如科臣之所言者。是以職等不得而就。近推補。

命下即時就道。依限而至。其遠而不能待者。亦就近調補。不坊一處二人。待遠者已至。而後以一人避之。可乎。先年呂坤黃克念皆寧陵人。而同時調汝霖傳作舟首。

江陵人即同時共職南星之所親見也。行此之道旬月之內而四司俱滿矣。文選郎中必管六選。而後內轉。考功郎一年。即內轉不必管選。如一年已及。而遇考察。則考察完而後轉。見爲銓曹者。執于職業。而淡于營選。然司官殊難作。典選尤難。人人皆欲美官。皆欲速化。既自末之。又爲其親戚。故舊求之。或凡親故而所以者。求之典選者一人耳。不能盡滿多人之意。但以一語譙呵之。而杜門求去矣。職手與滿司官。與之同心奉公。如有升除相托者。一一與職等斟酌之。如振按淹滯。昭酒寬抑。正臣等之所樂者。如畏勞徇私。即聽察處。或以任怨招尤。即爲查明留用。必不聽其外避。

秋闈在適禮臣請酌減監試事

上曰。竇興大典。雲南京主考。仍早與題差。貴州不得停科。督照壬午前例。聽御史便宜行。

時禮科魏大中以南服弗靖。請以雲貴暫缺。壬午以前。故集。

勅使中書依便宜召召家近隣省或司道府有職業  
而文章素著者或即于提議監試四人中省二人者或  
是接御史無監軍之責即監軍而時值奏凱無煩惟等  
者即以御史領其事故禮部遂有此請已而  
命工部主祀邦權行人張鳴陛往仍  
勅該省撫臣沿途嚴兵護送勿致疎虞

大學士孫承宗拜邊釁疏曰臣于視部時曾見捕獲奸細  
紛然見告而左祖經略者捕皆巡撫之人左祖巡撫者捕  
皆經略之人此豈奸細分曹而應抑豈遊徼擇人而捕罔  
不招辭獄要口口為真甚至暗啜之孤兒立殺受賞賣刀

之殘卒以貽相獲即如近日刑部咨稱臣傳稱將要殺王

喇嘛奸細董成俊從羅城密放王喇嘛逃走見今王喇嘛

日在關城原為尚書張經世從宣鎮招來而督臣用之款

每見區時有賞慰何曾要殺何曾在逃大約反側之窺伺豈盡無因而番快之捶楚何求不得臣微聞東省有陷虜者之親戚極欲招爲繫屬可借爲間更可因間用間誠知城中陷溺者窘辱已極又見脫身來者流離更甚至其携有家口接頓歲時方且中懷猶豫乃更迫以慘殺死豈擇音挺或走險誠念陷身于外者未必盡是甘心而脫身于中者豈其願爲惡黨無奈衣冠大列尚以苟全豈韎韐庸流盡責慷慨况東省之瘡痍未定或併生心遼西之柘泊甫安時爲警骨而大姓豪族流落中原日繞三匝之樹人稀未定之魂垂橐而往靡室靡家既苦奇窮携貲而相

親相傍動遺奇禍寧惟中土狡豪居奇踪跡抑且同來流  
冗相告要挾蓋作客他鄉舉目有山河之異遙歸西劫投  
足皆豺虎之叢臣抵關卽嚴海禁于津登嚴越冒于山海  
并行瀕海郡邑不許私買硝磺下海向來自備資本借官  
批上納者槩行嚴禁蓋法嚴于防而未敢槩苛于搜索且  
自楊文通蓋州而陷溺之民心日動自劉興祚通歸濱而  
殘暴之賊殺日煩我方開一面之網借賊之殺機以散其  
不附之心豈更密羅織之條失我之寬政以斷歸來之路  
誠恐逃難中原者尚以爲叛卒之瓜葛人徒知張元昊吳  
之賊人爲可防也不知野外大都之遭殺亦有機也臣敢

謂已誅者爲枉，而謂法當慎其將來。臣敢謂立防者可豫，而謂刑無濫于無辜。且令關外十六萬兵民，一聞訛言，皆奔不定。臣與諸臣仰宣德威，日在約束，日在拊摩，遂且怡然安輯，伏乞

皇上酌察人心。勅所司調濟寬嚴，無以遺民之在苦而疎于防，無以流民之可疑而苛于誅。庶邊臣仰

天恩之浩蕩，以安集仇讎，俯乘困迫之警，以殄殲醜類矣。先是濰縣獲解奸細謀逆張遁心等，遼人皆重是而立矣。時論者言遼人必亂之勢，以及解散之策，若以遼于太平日，盡天下之余錢以奉遼，故遼之人，泥沙川之鮮衣美食，怒馬挽強，以爲常，而絕不知稼穡之艱，與節省之道。今習氣已重，牢不可回，不耕不織，坐食梁黍，富者難保，無常餘而貧者已見，無不足。此遼人自處于難繼。

之勢也。不安一也。遼人新集，自屬流寓，而東人之暴無  
數者，往往怙民土著，凌逼客于，自遼于濶，不相長也。不  
安二也。三韓之衆，濟海之卒，離者近三萬，民中自不無  
貧富，自不無假貸而施者，武弁求民未已，是遼貧富與  
比，不相安三也。同是遼也，又分文武，所爲文如生員監  
生，山人之類是也，而其依諸兵槍遼左，請託居間，以攫  
宿貴者，今非昔比，而若茲之貪婪無厭，猶伏故斗大一  
濶，荒笑僑居，欲請託而無可請，欲居間而無可居，皆古  
是非，遼人則曰濶人，欲甘心我，而濶人則口某某，擁  
百萬，將不利地方，彼武弁者，日不識丁，行尸走肉，外務  
懷于難託之鋒，內不甘于難割之欲，不安四也。夫此四  
安，猶逆謀未發以前之情形也，而今何如哉？計所解散  
之大縣百人，小縣七十人，隸之兩直山東河南之間，任  
其情之所便，官爲給引，士農隨之，勿以冒籍花詭苛求  
焉，是在撫按有  
司加之意耳。

吏部尚書趙南星請革乞恩空選

時聽選諸人紛紛控訴，皆言本以需次入京，謂當卽選  
而守候，公久上首之人，益多衣食之耗，恐一官終不可

得而爲異鄉之鬼。悲嘆嗚咽，不忍見聞。其人大抵皆  
員也。流品猥雜，巧猾多有。臣等愚暗，既不能燭其  
之弊，乃併其公然壞法，顯然亂政者，而不敢問。則  
皇上之任使太甚矣。我國家科貢外，置吏員一途，  
職部職掌納銀充吏，必考其文義，行移書札三事，俱可  
取者爲一等，二事可取爲二等，且一考不已，又再考  
兩考不已，又京考，御史考不已，又部堂考，其間考不中  
者，又有降參斥退，卽中者入參，先撥辦，日積月累，必俟  
三考役滿，然後題給冠帶。蓋冠帶若斯之難也。至冠帶  
後，又官辦半年，回又省祭十五年，或二十年，到京，又  
守部半年，或一年，逾期者，又有歷選復考，時又分別考  
中不中者，日積月累，必俟各項俱滿，然後取次選除。蓋  
除選若斯之難也。蓋豈非其人衆而弊多，故隘其途，而  
扼其進以防濫，禍哉。迨事例既開，銓政已壞矣。乃今又  
鑿空出乞恩一例，而祖宗立法之意，蕩然無餘矣。初  
吏典有隨軍隨工隨邊事完，而各衙門輒與具奏，以  
減免，其當該省祭官兩考試者，後遂有非軍非工非邊  
而駕言三事者，因又有軍工邊外私勞者，因又有非吏  
非典而經登其親知使令之白丁走卒者，因又有不  
奏而移咨原部者，總各之乞恩，不知此恩何謂，而豈

朝廷之官可謂臣子之私恩耶且乞恩之職又偏得丞  
簿夫丞簿者朝廷之八九品官也如實歷則吏員正  
八省祭考中者始得丞吏員正九品省祭考中始得簿  
即發例亦納銀八百七十兩者始得丞納銀七百七十  
兩者始得簿今既不實歷又不援納朝而白丁夕而品  
官賞爵已為批政而乞恩則為怪事矣至于官有定行  
行有定序前後既叙檢越何從乃今又有乞選一例納  
銀于庫取選于部不論年月不論上下首一有庫收可  
得官于是後者既空而前者遂壓而後已壓又空貧者  
何日出頭次序一淆吏弊百出而皇法益不可問矣  
夫吏員無怪耳乃明經正途亦有乞者此其大率也盡  
而可使之乞于民上哉總之事例行則實歷三考添乞  
恩行則錢納與實歷併滯乞年行則收即出序者亦滯  
此貧窮守候者所以膏而泣血也臣等竊自筮帶除  
選俱用舊法乞恩乞選者一槩停止若夫已乞之官每  
行每選十名搭選二名漸次消除其明經乞選者不得  
選為正官夫停止乞恩不必再計理財者即患貧何止  
有乞選之例夫各吏上糧不問行頭而發資以三十兩  
非戶工例乎各吏本行俱二等雜職候選倉廩而州典  
上糧則從九矣州司上糧則正九矣府司上糧則從八

矣。道司上糧則正入矣。以無名之會進。視有品之丞。遂  
不香天淵。何止以三十兩銀。遂令拾級而上也。且納免  
轉考。俱准上糧。假令力役三年者。納免之費。不過四十  
金。以三十金准上糧。而二年照力役。乃上以十金。色可  
乎。何不納免。自納免。上糧。而上糧之銀數。定照  
品級。為多寡。夫然後以上糧之所加。括它年之所減。無  
損戶工之庫藏。而不壞職部之選法。儲存可乎。夫自選  
左用兵以來。司計者所為。寵招之商。至之選。而逐矣。臣  
等以為。不若追貪官之贖。為便。今世道衰頹。士風凋敝。  
貪戶甚多。有一人而至十數萬者。何不追之以清軍餉。  
民貧徹骨。以此而省加派。一便也。民之怨此輩極矣。以  
此而洩眾怒。二便也。士風吏治。或由此而稍變。三便也。

### 杭州兵變

正月十七日夜。陸生員家開宴張燈。火起。延燒有闈。計  
兩生與槍火各兵角鬪。眾生員及市民。遂入接待寺。與  
把總為難。而把總舉銃為號。各兵雲集。執生員而訴之。  
抗嚴道。將生員并責罵。候以謝亂兵。而九管兵心憤憤。  
不平。猶拆毀錢塘門外。以非更樓十座矣。有一管楊把  
總出示。約束管兵。不許與戰。而各兵手縛本弁。運營。懸

之高築開弓殺矢欲斃之而后快兩游擊跪拜求之得免今楊把總且革退矣似此亂象西湖一片地几同戰場矣此卽東之奴酋西南之安奢也焉用此兵爲哉

貴州巡按侯恂按黔事竣敬陳奠安遐荒疏曰臣受

孫中羊後  
之家北  
爲要

命按黔一載于茲固爰咨詢其于地方之利害悉知之矣大都黔中受病根源千言萬語只是以貪之一字遂致軍資日糜夷患日熾又若料理無人叢判不振譬之疴羸之夫肺臟不充百病乘之復無良醫以爲治療有立向待盡耳日今蕩平可望夫固更新之會而不可不急爲整頓矣臣謹以地方利害開列上陳

一在添將領以裨戰守黔中土司跳梁苗賊生發兵燹之

餘殊費布置，如銅仁逼近紅苗，而三山諸苗又爲腹心之患，近窺總兵赴鎮省會，大肆猖獗，方今事勢未定，正須元戎彈壓，自宜永留貴陽，用壯全黔虎豹之勢。銅仁應設叅將一員，以爲保障，盤江最險，實爲盜藪，一巡檢司不足有無，應設勁兵建一營于上下，選材官二員，加以守備職銜，督兵巡緝，鎮黔血脉，可常通矣。洪邊十二馬頭，西接安酋水西陸廣之地，東通烏江遵義板角，綿亘數百里，在省會襟懷間，安酋遺孽，尚有潛滋，此應設守備一員，責以控制苗俾，此皆腹心爪牙之不可缺者也。

一在加兵餉以資防禦，黔中兵力單弱，雖有營哨，餉多虧

額兵亦虛伍。至于撫鎮暨諸叅將守備額兵合之僅三千餘耳。凡有勦勦借力土司。是以土司焰張。卒至決裂。不可收拾。故足兵者。今日之要務也。大約撫鎮各須兵三千。叅將各須兵六百。守備各須兵三百。緩急始克有濟。而吃緊地方。如黃叅清平等處。尤必添設營哨之兵。庶可制伏苗患。舊兵例支協濟矣。新兵餉安出乎。惟有乞留楚餉。數萬每年。按季解黔。乃不苦于呼庚耳。或謂國用方絀。豈能常割楚餉以供黔。不知黔中開國以來。幾番大征。每一舉事。動費數百萬。而生靈殺戮之慘。且不忍言。何如未雨綢繆。建威銷萌。長享無事之福。所省更多也。

一在核田畝以定賦額。黔中在萬山間，豁壑高低，並堪墾作。其田大約有三：一曰軍衛屯田，一曰有司民田，一曰土司夷田。初制犬牙相錯，三項互涸。先年曾經清丈，而事久弊生，私頂暗投之姦莫除也，繼絕蕪熟之繇莫察也，影射飛詭之害莫禁也。存併互壓之實莫釐也。法有遺奸，也有遺利，所從來也。況近洪邊龍里等處新經勘定，而省令安順等處戶口流亡，溝塍半是無主，不可不一問者。莫若及今亟作一番開拓，逐一清丈。某係屯地，某係民田，某係夷田。查其各原納差糧若干，酌議攤派。土司忠順者各管原土，叛逆者悉歸版圖。原未奉定差糧，照例起科。即有硃碯。

絕斷人煙者，並當逐寨逐莊查造入冊，中有鄉紳富豪，冒  
占者，亦必造入冊籍，差糧有稽。一洗得田拋糧之積習，其  
無主民田，應入官者，相應責成府州縣設法招徠開墾，又  
拋荒者，量行蠲租，而軍衛節年凋殘，屯堡更多衰旺，相應  
責成管屯衛官督令五所徧給屯軍耕種，用抵餉額之乏  
如此力行，其利無方，何憚而不爲乎？然必專委一道臣領  
之，始有實效。運事告罷，分巡新鎮道無所事事，合無加以  
專物俾其悉心料理，巡行阡陌，一切查勘勸課之事，着實  
舉行。至于清丈屯田民田夷田各造魚鱗弓口差糧冊籍  
一報部奏繳一貯布都二司，六貯府衛州縣，互相覺考，永

禁兌扣

永無虞欺沒可也。

一在禁兌扣以厘弊政。縣中諸項應支錢糧一切累千兌扣積弊盤據，帑廩如洗。即如駒遞馬館例係條鞭縣司如額征完起解，該府轉解供應，此一定之例也。方今積弊相沿，卒係奸棍包攬，承走印領一張，執至額征縣司撥出納戶，賄通催差吏皂，逐戶秤收，加耗需索，勒逼折筭之害，不可勝言。愚民飲痛，產蕩家傾，一遇風火，更稱疲累。此馬價害也。而供館銀兩，該駙官吏冒破開銷，剝害鄉民，加征過倍，此館銀害也。若備所站舖營哨官軍俸糧，有就近供動餘由遞馬糧米，而遇期仍赴布政司支協濟者，有已供動

餉馬本銀兩而正關一出竟不扣還官者有衙役豪右  
因六和買軍單私自兌扣者有官吏師生俸廩支屯科秋  
耗而私自下鄉通同納戶折兌者甚至貪弁奸吏侵隱入  
籍藉口拋荒或口田被苗占或口小民拖道長此安窮也  
今宜嚴禁前弊勒石爲令凡每歲出入錢糧毫厘俱要征  
解在官貯收倉庫依時起解道府查核支給毋容積猾收  
領仍前兌扣和買科收小民犯者從重究處庶積弊肅清  
而瘡痍可起矣。

一在增佐令以藉分理黔中荒服也居諸夷穴內設官多  
不備員亦以供廩之不繼而物力誦也惟是安順一府乃

通滇要區黔藩咽喉先年止以一備兵統安順等四州六  
衛厥後改州爲麻而首邑缺如用是而堡寨各司紛紛助  
逆內應陷城搃之文臣少而土官多故不能相制也今應  
以西堡等處各叛司及原十三板地方并各司吏目除去  
建一縣于附麻令尉供廩之費一取沒入叛田給各官額  
俸是無增官之擾而得設官之利也。堪陽在粵西諸夷界  
限過定廣谷隘見設守備仍應添註一安順通判以爲駐  
防行伍旣得稽核民情亦便調輯自威清至平堪亦甚遼  
濶界首蘆荻等處莫非要害自應以安順府推官駐鎮平  
堪左控堪陽右帶安順互爲犄角庶得弁土酋知儆而管

哨騎。通并藉以整頓。此土衛興革之要着也。

一在酌升除以勵官方。黔中缺官廢事。則以官黔者相卒。畏足也。當事鯁鯁不勝蒿目。于是有超遷之議。有邊俸之議。可謂多方鼓舞矣。而人終不樂就者何也。事勢搶攘。俸薪匱乏。且也。一入金筑。便同投荒。蠻烟瘴雨。幾成永銅。其有別歷十年。勞深望著。不得遷轉者。則亦何苦而頓足窮徼哉。今莫如酌之二年三年之例。其治行可觀者。即爲更置善地。有人地相宜。爲撫按題留者。聽之。至于黔南天末。萬里烏道。崎嶇旣而動迴車之想。而瘴癘嵐氛。景味絕惡。乍居其上。無不病者。此亦宦遊一種苦趣。臣前疏議日。

川○滇○楚○粵○之○人○以○其○壤○地○相○接○不○難○于○趣○裝○而○風○氣○相○近○亦○便○于○服○官○也○是○在○當○事○之○留○意○耳○俱○候

聖裁

刑科沈惟炳時事百無一恃疏曰臣還署後應有入告之章以廣

聖聽而章滿公車幾無剩語即

皇上未必盡行其言而言已盡矣第一年來東北之烽警未傳西南之兵氣略振便以爲太平無事作燕雀處堂之安而一旦黔禍再張樞臣被虜風霾地震黯黯三精天道恒賜月食再告而又值

聖躬違豫，靜揖幾朝，則人心皇皇，遂不無愛君憂國之臣，廛于中而不釋者，夫以

皇上子然孤立於上，而內廷無可恃也。諸臣怠緩悅從於下，而外廷無可恃也。戎事僥倖相蒙於各邊，而長城無可恃也。百姓剜肉醬瘡于節屋，而邦本無可恃也。徵天之幸，

祖宗之靈

皇上如天之福，以幸一日抱火厝薪之安，諸臣乃得以功名富貴粧點盛世之景象。萬一奴不悔禍虜且敗盟，不知此時家居何恃以無恐。則君臣交儆，轉念徹桑尚可不

爲汲汲也哉。如節起居，省侍御，約恩賞，親正人，還逐臣，簡名碩，停內操，慎中旨，諸事此皆諸臣所已言。

宸聰所習聽。堯舜之君，必有次第采納之日，斷不至以規爲瑱所慮者。主聖臣直之盛事，或撓亂於在宥時，弋亦獲之苦衷，或擠落於敗類陰魔，有伏莽之戎，陽德受馭，襟之累至如諸臣，各勤其職，共白乃心，以對

聖明之主，則有心者，應知自效，無俟職瑣瑣條陳矣。

庶魏忠賢第任一人，錦衣百戶，賜銀幣鈔勅。

以獲偽造印劄，通同賣官，項君錫英，守福等，并前後梃  
半開礦，盜換精銀，屢除奸弊故也。不知擅權作威之漸  
已，釀于此矣。御史宋植漢，隨上疏言，爵位不宜輕畀，有  
以裁說者曰：于此可以觀賞爵之失宜矣。逆璫除，婦解

清勞方岳  
所以不取  
經人巧者  
以純心爲  
知幾早者  
以阿附爲  
卸禍公道  
何誦而時  
良心何存  
而後則公  
不遺情  
一疏再覽  
改進爲則  
幸矣而必  
訓妾無極  
成之心實  
有權增之  
津執執執

之功與梁侍御獲奸細劉保之功孰大而此輒得爵歷  
彼不過在尋常遷叙流轉人心何自而平耶

應天巡撫周起元奏曰蘇松袍段四十萬分爲十八運按  
運支銀原編正額止有此數同知楊姜奉法急公並未擅  
減乃李實來蘇杭一味營利兼饒辣手講屬吏之禮罰府  
官之俸開密訪之門捉民機爲匠人甚苦之又背違成憲  
侵漁歲改擅增袍船鎮徽寧廣各府向無貂璫之跡一旦  
添一中涓騷動其間不但叅隨絡繹駟運怨咨萬一奸民  
構出事端誠恐禍生不測臣之所慮不徒在爲有司存累  
年之規而深爲地方防意外之隱患近來數郡中攫取已  
收去銀鉅萬並未聞一縷解京濟用則無益公家而有害

不敏是  
了然而

已如此  
一掃千古

于地方不卅計而明矣。且太安池等府四司料銀。陵工  
與惠桂府第及買銅鑄錢等事坐給于此。皆累奉有

引旨實圖兼併。俟有司盡停諸項急需。不敢起解。是實以  
一歲改而妨。國家一切公務者也。袍船每歲八隻。

神宗已裁定。著爲例。劉呂兩監行之久矣。今忽增造二隻。  
歲歲要加派脩造之費。馴馴要設處夫廩之費。李實不過  
得奸猾船頭等些小微利。而有司加派之擾。不顧也。萬里  
挽曳之苦。不恤也。漏關剛萬千之稅。不念也。大凡管織造  
之官。多勸

皇上奢侈。少勤

責學良賢  
如不悟何  
良

皇上節約臣何敢以盛德事望實但望其照舊例循行不  
至格外作耗足矣。仇士良言固寵之術必使人主廣侈其  
耳目而後我輩可以得志。呂強每事直諫力求先裁一切  
之虛冒實自視于此兩人者何居則所謂不敬莫大乎是  
伏乞

皇上嚴諭李實歲改袍船但令照舊勿聽宵人候置恣意  
更張此江南之大幸

皇上之至明至斷也楊姜雖已飄然遠引其爲

聖世逸民更當論其無撓減之罪曲賜輕處則職言凡采  
地方蒙麻雖加三禩臣有餘榮矣

禁碎去此  
與居大同  
之是直心  
道

樓心澆血  
受豎門之

備  
羊猶有未

御史李應升樓訴民隱請實行寬恤疏曰臣觀今之議者  
但知急財用而不暇急民生但知憂邊疆而不知憂內地  
方加派之始在在重額取盈即不毛之土求捐絲毛司農  
堅不肯應及歛急民貧賊乘其隙川黔滇齊相繼而告變  
所在題留分給捐天下之半而又益以太倉之轉輸皇皇  
焉應之恐後然後知人心一去所得之不償所失也今四  
海之中稍留寧宇以供數百萬儲者九陽一系之全在  
東南半壁而使東南有事即欲開轉漕之粟豈可得哉故  
今日安天下之大機括莫如恤內地之民生民之憔悴極  
矣與利而未必可與不如且與之除害徭役繁重奸胥欺

海內  
卷之二

隱一害也。長吏貪殘酷罰重耗。二害也。通家竊訪株連誣  
陷三害也。馬戶河夫破家蕩產四害也。盜賊充斥邪教勾  
連五害也。拋荒虛糧賠丁畝欠六害也。里甲修理糧長鋪辦  
七害也。俗吏妨農非時而比八害也。白丁下鄉乘船騎馬  
九害也。勢力投占私債侵奪十害也。又有五反。國家設  
預備倉以爲民。今僉糧里買穀以厲民而該部至欲括取  
平糶之半。則那國何以備水旱乎。一反也。

祖制立保甲以弭盜。今立汛地捕役以誨盜而議者尚申  
鄉兵召募之說。則乘報盡化斬木二反也。侵欺抵獄而攀  
指平民以完贓預放工食而搜征民欠以抵解三反也。懲

貪無法而轉以王官進其階察吏怙終而仍予州縣其  
毒四反也詔書停閣而丞尉殊票如飛訟師橫行而商院  
十詞九准五反也臣聞之養馬者去其害馬此數者不去  
則民生之憔悴未有已時伏乞

勅下該部通行撫按應禁革者禁革應清理者清理毋使  
貪墨長氣塌冗捱時而貧民嗷嗷日在水火之中以傷

皇上平明之治若夫加派之害勢未能言者臣不敢言而  
又有灼然宜去者莫如積久併征之害今人日有百斤  
之擔疾病不支委積數日一旦舉而併肩之則立見其作  
民方剜肉醫瘡完天啓見征之不暇而能完萬曆年間之

下... 卷二十一  
舊欠乎該部明知無益姑免參罰然

朝廷既未蠲除人戶日見追擾州縣滑吏喜于誅求營幹  
司府糧房一掃行催即紛然出示僉差每牌賞錢數貫虎  
狼四出鷄豚一空公家未獲絲毫胥役之腹已飽故蘇軾  
謂前欠之民爲縣胥食邑戶哀怨之氣上通于天大江  
南北連省通圻所在以地震告盜賊既作水旱隨之復有徐  
鴻儒索則生史八舍陳抹相之徒一呼而起實可寒心  
皇上試思前項舊欠與其空掛虛名不見實利年年搭帳  
終無定期何如下數行之詔明示蠲免以感格天意收拾  
人心有不鼓舞終事以輸見徵者臣不信也所謂捐虛名

而收實利無過于此。又近年吏部申飭考察署官不許征  
科。可謂曲體民瘼。第計吏往返少。亦四月。察處留部。更爲  
遲。適且三冬收獲之際。貧民亦可奉公。轉盼春夏之交。荒  
月詎能應手。今四方多事。議可從權。必查州縣正官。官評  
無玷。俸未及期者。悉留免。覲早與題明。免其數月之前。  
營營于行李餽送之費。既可資地方之撫循。亦可省長安  
之書冊。豈非安民之切務哉。惟望  
聖明採擇。實見實行。不以猥瑣棄之。民生幸甚。